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九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兩晉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三冊

(11)

第五十一回 誅逆子縱火焚尸 責病主抗顏極諫

却說趙太子石宣謀害弟韜，並欲弑父，因恐計不得逞，往訪高僧佛圖澄，及與澄相見，此座寺中又不便直達私衷，但聽塔上一鈴獨鳴，宣乃問澄道：「大和尚素識鈴音，究竟主何預兆？」澄答道：「鈴音所云，乃是『胡子洛度』四字。」「宣不禁變色道：「什麼叫作胡子洛度？」究竟心虛。澄不好直答，詭詞相對道：「老胡爲道，不能山居無言，乃在此重茵美服，這便叫做洛度呢。」說着，正值秦公韜徐步進來，澄起座相迎，待韜坐定，只管注目視韜。韜且驚且問澄答道：「公身上何故血臭，老僧因此疑視。」隱語。韜周視衣襟，毫無血迹，免不得又要詰問，澄只微笑不答。宜慮澄察洩祕謀，遂邀韜同行，辭澄出寺去了。

越宿由石虎遣人召澄，澄卽入見，虎語澄道：「我昨夜夢見一龍，飛向西南，忽然墜地，不知吉凶何如？」澄應聲道：「眼前有賊，不出十日，殿東恐要流血，陛下慎勿東行。」虎素來信澄，倒也默然無言。忽見屏後有一婦人趨出，嬌聲語澄道：「和尚莫非昏髦麼？宮禁森嚴，怎得有賊？」澄見是虎后杜氏，便微笑道：「六情所感，無一非賊年，既老耄，還屬無妨，但教少年不昏，方纔是好哩。」已經說出後事，可惜慈婦無知。已而遇秋社日，天空有黃黑雲，由東南展至西方，直貫日中，及日向西下，雲分七道，相去約數十丈，幻成白色，如魚鱗相似，歷時乃滅。韜頗解天文，顧語左右道：「天變不小，恐有刺客起自京師，未知由何人當災哩。」是夕，韜與僚屬會宴東明觀，召令樂工歌伎，彈唱侑酒。宴至半酣，不覺長嘆道：「人生無常，別易會難，諸君試暢飲一觥，各宜使醉，須知後會無期，應該乘時盡興哩。」說至此，竟泫然涕下。死兆已見。大衆聽了，都不禁駭異，惟見韜涕泗橫流，也不禁觸動悲懷，相率歛歔。都非佳象。到了夜半，衆皆別去，韜趁便留宿佛寺中。

那知事出非常，變生不測，僅越半夜，好好一個石家主子，竟變做血肉模糊的死屍。天已大明，寢門尚閉，輜侍役，怪輜高臥不起，搥戶入視，已是腹破腸流，手斷足折，倒斃在寢榻前。旁有刀箭擺着，也不辨是何人所置，何人所殺，當下慌亂無措，不得已着人飛報。偏宮中已經得知趙主石虎，正聞變驚慟，暈倒牀上。宮人七手八腳，環集施救，好不容易纔得救醒，尙是悲號不止。究竟由何人先去報聞，查將起來，乃是趙太子石宣，應該由他先知。虎號哭多時，便擬親往視喪，時百官已具入請安，聞虎命駕將出，各欲扈從前去。獨司空李農進諫道：「害死秦公，未知何人，臣料是釁起蕭牆，危生肘腋，陛下不宜輕出，當速緝兇手，毋使倖脫。」虎得農言，猛然記起佛圖澄語，不由的頓足歎息道：「是了是了，究竟和尚通靈，朕到此纔能覺悟呢！」遂停止不行。一面飭衛士戒嚴，一面派官吏治喪。太子宣駕坐素車，引東宮兵千人，往視輜殮，使左右舉哀觀屍，仔細一瞧，反呵呵大笑，掉頭自去。實是一個莽漢，若使細知預防，何至被殺？還至東宮，將委罪輜吏，命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人。輜曾爲車騎大將軍。

偏是惡報昭彰，難逃冥譴，有一東宮役吏史科，向石虎處計發陰謀，虎始知禍由太子，氣得兩目咆哮，無名火高起三丈，亟命左右往召太子宣，宣不敢徑往，中使詐稱奉杜后命，叫他進去。宣還道是另有密商，因卽入省，甫進宮門，便有人傳着虎諭，把宣驅入別室，軟禁起來。那時楊杯卒成趙生等，已聞風出走，生稍遲一步，致被衛士拘住，交與刑官拷訊。生無可抵賴，始供稱殺輜情迹，實由楊杯等隱受宣囑，伺輜留宿寺舍，夜用獼猴梯架牆，踰垣入室，因得逞兇。這供詞呈將進去，虎不瞧猶可，既已瞧着，大呼了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便使將宣移禁席庫，更用鐵環穿通宣鎖，諸柱上，且作數斗可容的木槽，中貯塵糞土，逼迫使宣食，彷彿似猪狗一般。一面取入殺輜刀箭，見上面尚有血痕，便伸舌吮舐，且舐且泣，哀聲震徹內外。徒哭何益？百官俱入內勸解，那裏禁遏得住？大衆無法可想，只好往請佛圖澄，前來解免。澄當然馳至，見了石虎，說出一番前因後果，稍得令虎止哀，惟虎卽欲加宣極刑，澄復諫道：「宣與輜皆陛下子，今宣殺輜，陛下又爲輜殺宣，是反變成兩重禍祟了。陛下今日誠使息怒如慈，福祚尙保靈長，可延六十

餘年，若必欲誅宣，恐宣魂當化為彗星，將來要下掃鄴宮呢。」這是如何果？可惜尚未說明。

虎執意不從，待澄趨退，便

令左右至鄴城北隅，堆積薪柴，就柴堆上豎一標竿，竿上架着轆轤，兩端穿繩，懸垂上面，當下把宣牽就柴上，用繩

繫住，並使輜平時寵幸二閹，一叫郝稚，一叫劉霸，拔宣髮，抽宣舌，斫宣目，剝宣腸，斷宣手足，然後將宣屍用轆轤絞

上，挂諸天空，下面縱火焚薪，薪燃火盛，火焰冲天，不到半時，已將宣屍爛焦，如燔如炙，好一個燒烤。及繩被燬斷，屍復

下墜，立成灰燼。這是何刑？最可怪的是暴主石虎，挈領宮妾數千人，共登高臺，瞭望火所，看他燔灼。莫非是看放焰火麼？

至火已垂滅，再令檢出屍灰，分置諸門交道中，並收宣妻子二十九人，一併殺死。究竟是虎狠性格，名不虛傳。宣有幼兒，

年纔數歲，伶俐可愛，虎不忍加誅，抱置膝上，向他垂涕。兒亦啼哭道：「這非兒罪。」虎欲赦兒不誅，偏秦府屬吏定

請併誅此兒，看虎戀戀不捨，竟向虎膝上牽奪兒，攬住虎衣，狂叫痛號，甚至帶絕手脫，始被猛擲出去，踢踏一聲，登

時斷命。虎掩面入宮，敕廢宣母杜氏為庶人，誅東宮僚屬三百人，閹寺五十人，統皆車裂支解，棄屍漳水。洵東宮以

養豬牛。還有東宮衛卒十餘萬人，全體謫戍涼州。太史令趙攬，已遷任散騎常侍，前曾入白道：「宮中將有變亂，宜

豫備不虞。」及虎既殺宣，疑攬預知宣謀，獨不實告，亦勒令處死。可為王波洩恨。貴嬪柳氏，係尚書柳耆長女，才色俱

優，有二子，侍直東宮，為宣所寵，此時已共誅死。虎復令柳女連坐，逼使自盡。既而追念柳氏姿容，未免生悔，幸

柳氏尚有一妹，在家待字，便飭左右驅車接入，就在芳林園引見，細瞧芳容，不亞乃姊，就下座掖入寢牀，令做乃姊

替身，恣情淫狎，不消細說。姊妹花並墮虎口，死者固已矣，生者亦去死無幾。

過了匝月，虎復議冊立太子，太尉張舉道：「燕公有武略，彭城公遵有文德，惟在陛下自擇。」虎答道：「卿

言正合我意。」語尚未終，偏有一人閃出道：「燕公母賤，又嘗有過，彭城公與前太子選同母，母鄭氏已經坐廢，怎

得再立他次子？還請陛下三思！」虎聞言，瞧着發言的係戎昭將軍，就是前擄劉曜幼女的張豺，曜女安定公主，擄

入趙宮，得虎寵愛，小子在前文中，已曾敘過，至此生有一子，取名為世，已有十齡，豺因虎年長多疾，意欲立世為嗣，

俟虎死後，世母劉氏爲太后，必感豺德，令他輔政，所以特地進言，陰圖逞志。果然虎爲所動，沈吟多時，不答一言。豺乘機說虎道：「陛下再立儲宮，母皆倡賤，不足服衆，所以禍亂相尋，今宜自懲前轍，必須母貴子孝，方可冊立，免再生患。」虎爽然道：「卿且勿言，朕已悟卿意了。」豺乃趨出。越宿由虎召集羣臣，面加曉諭道：「朕欲取純灰三斛，自澀心腸，何故專生惡子？年過二十，便欲弑父，今少子世年方十歲，待他及冠，我已老了，就使世再不肖，也不至爲我所見哩。」但期保全首領，也是無聊之思。道言未絕，即由太尉張舉、司空李農同時應聲道：「臣等願奉詔立齊公。」

原來齊公是世封爵，臣下不便直呼世名，因以齊公二字相代。農既倡議，大衆便附和，一辭獨大。司農曹莫無言。張李二人又謂應完備手續，先由公卿聯名上疏，請立世爲太子。及疏已草就，莫復不肯署名。虎使張豺問明莫意，莫答道：「天下重器，不應立少，故不敢署名。」虎聞言嘆道：「莫爲忠臣，可惜未達朕旨。惟張舉李農能體朕心，可轉示委曲，免得誤會。」舉與農應命諭莫相偕退去。虎遂立世爲太子，進世母劉氏爲皇后，命太常條攸爲太子太傅，光祿勳杜緱爲太子少傅，並囑使朝夕箴規，毋令太子再蹈前愆。何濟於事？

又閱兩月，虎在太武前殿大饗百僚，佛圖澄亦至。酒闌席散，澄起座告辭，褰衣行吟道：「殿乎殿乎，棘子成林，將壞人衣。」吟畢自去。虎料澄語必有因，即令左右發殿下石，果有棘子叢生，立命拔去。衆知佛圖澄所說的棘子，並不是真棘子，乃是一個棘奴，棘奴究竟是何物？看官不必急問，待至下文，自當說明。是作者用筆狡猾處。惟佛圖澄還至佛寺，環視佛像，歎歎太息道：「可恨可恨，不得長此莊嚴。」嗣復自作問答，先發問道：「可得三年否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又問：「可得二年麼？」答言：「一年麼？」答言：「一月麼？」答言：「一不得。」隨即默然返入禪房。弟子法祚等見澄自說自話，多不可解，便隨澄入問玄妙。澄乃明語道：「今年歲次戊申，禍機已萌，明年己酉，石氏當滅，我尚在此，幹甚麼事，不如去罷。」法祚又問道：「盡去何地？」澄仍作隱語道：「去：去自有去處。」法祚等不敢再問，方纔趨退。僅隔一夕，便遣徒侶往辭石虎道：「物理必遷，身命難保，貧僧化期已及，不能再延，素荷恩遇，用敢上聞。」虎信

然道：「昨尙無疾，今乃使人告終，豈不可怪？」便命駕自往省視。見澄形態如故，益加驚疑。澄微哂道：「出生入死，乃是常理。人命短長，定數難逃。但道重行全，德貴勿怠，道德無虧，雖死猶生。否則生不如死。貧僧死期已至，自思生平尙無大過，死亦何妨。不過國家心存佛理，建寺度僧，本宜仰蒙天祐，奈何政事猛烈，淫刑酷濫，顯違聖典，隱悖法戒。如此過去，怎能得福？若亟降心易慮，惠以下民，那時國祚永長，道俗慶賴，僧雖就盡，可無遺恨了。」

見道之言，非常

僧所驚道。

虎似信非信，支吾半晌，便即退回。

先是虎爲澄先造生墓，至是因澄言將死，又爲鑿壙營墳。約閱旬餘，澄竟圓寂，坐化禪林。百官竝往視殮，即將澄平時所用錫杖銀鉢，納置棺中，移葬壙所，更由虎命爲澄立祠，適天久不雨，隴土盡裂，虎詣澄祠虔禱，便有二白龍降下，引沛甘霖，澤徧千里。嗣有沙門從雍州來，曾見澄西入關中，及行至鄴下，與僧侶晤談，兩不相符，彼此詫爲奇事。又有郭門守吏，聽得沙門傳語，也猛憶前事，謂：「澄曾攜一履出城，當時疑爲目眩，今又由沙門相見，莫非真在人間，確是未死。」爲此兩人語言，遂至傳遍鄴中，連石虎亦有所聞，暗生驚異，遂命石工掘墓啓視，說也奇怪，棺中只有一履，並無澄屍，惟多了一石。工人當即飛報，石虎且驚且恨道：「朕姓石，便是朕埋石棺中，莫非朕將死了麼？」嗣是悶悶不樂，坐臥傍徨。嘗見已死諸子孫，環立座隅，不由的毛髮森豎，悲悔交并，因此飲食無味，形體漸羸。蹉跎過了殘冬，便是趙王建武十五年的元旦，晉永和五年。虎疾少瘳，自恐餘生有限，不如僭稱帝號，藉以自娛，乃命在南郊築壇，卽位稱帝，改元太寧。諸子進爵爲王，百官各增位一等，頒制大赦。惟前東宮衛卒等萬餘人，謫戍涼州，不在赦例。見上文。

衛卒中有一隊長，呼做高力督，姓梁名犢，本來有些膂力，此時遇赦不赦，當然生怨，就是一班衛卒，也共抱不平，犢得乘隙煽動，聚衆爲亂，自稱晉征東大將軍，攻陷下辨，脅雍州刺史張茂爲大都督，連拔秦雍間城戍，戍卒多半依附。進至長安，有衆十萬人。樂平王石苞爲長安鎮帥，盡銳出戰，反爲所敗，不得已回城固守。犢遂率衆出潼關，

趨洛陽。趙主石虎，忙命李農爲大都督，行大將軍事，統率衛軍將軍張賀度，征西將軍張良，征虜將軍石閔等，壓兵十萬，出拒新安。懷衆都挾着一種怨氣，拚死前來，雖然兵甲不整，却是一可當十，十可當百。李農麾下人數與懷衆相等，只是氣勢不敵，一戰敗績，再戰又敗，沒奈何退保成皋。懷又東掠滎陽，陳留諸郡，聲焰大張。石虎懼甚，舊疾復發，再令燕王斌爲大都督，與冠軍大將軍姚弋仲、車騎將軍蒲洪，合兵討懷。

弋仲入朝求見，虎適臥牀養病，傳令免謁，但引弋仲至領軍省，賜給御食。弋仲怒說道：「國家有賊，令我出擊，主上理應而授方略，纔可破賊。今乃徒賜我御食，難道我來乞食麼？」說至此，即欲趨歸。當有人報知石虎，虎乃力疾傳見弋仲，搶步進去，怒尚未息，既見虎面，便大聲詆虎道：「爲兒生愁麼？何故致病？有兒不教，縱使爲逆，因逆加誅，還愁甚麼？我想汝病已久，反立幼兒爲儲，萬一不測，天下必亂，汝先當憂及此事，賊尙不足憂哩。懷等窮困思歸，相聚爲盜，所過殘虐，已失民心，我老羌當爲汝出力，一舉平賊。」看他口吻，彷彿水滸傳中的李達。虎聽他出言不遜，也覺生忿，但因亂事日亟，要靠他出兵平亂，只好含忍三分。且弋仲素性慇直，到了氣急時候，往往不顧尊卑，但呼汝我，事成慣例，更不疑責。所以虎耐着性子，囑令旁坐，面授弋仲爲征西大將軍，特賜鎧馬。弋仲並不稱謝，唯起座申語道：「汝看我老羌能破賊否？」說着，即取鎧披身，跨鞍上馬，就中庭馳騁數周，乃揚鞭一揮，躍馬自去。却是爽快。虎又氣又笑，靜待報命。

約過旬日，便得弋仲捷報，在滎陽大破懷衆，已而捷音復至，將懷擒斬，掃平餘黨。虛寫以省筆墨。虎傳旨褒功，封弋仲爲平西郡公，履劍上殿，入朝不趨。蒲洪爲侍中，車騎大將軍，都督秦雍諸州軍事，領雍州刺史，封略陽郡公。弋仲等尙未回，鄴虎病已日深一日，因授彭城王遵爲大將軍，使鎮關右。燕王斌爲丞相，錄尚書事。張豺爲鎮衛大將軍，並受遺詔輔政。獨劉后心下不悅，密召張豺入商，意圖害斌，免爲後患。豺卽爲定謀，遣使給斌道：「主上疾已漸愈，王若留獵，儘可自便。」斌本好獵嗜酒，得了此諭，樂得朝政暮飲，流連數日。劉后遂與張豺發出矯詔，謂斌藐視

父疾，不忠不孝，勸令免官歸第；且使豺弟雄領龍騰軍五百人，逼斌入室，嚴加管束。彭城王遵時在幽州，奉詔至鄴，劉后不令人省，但飭在朝堂受拜，即發給禁兵三萬，遣往關右。遵涕泣而去。石虎全未預聞，因病得小瘥，勉強起牀，出問遵已到否？左右答言去已兩日。虎慍道：「奈何不使我見我？」說罷，復親臨西閣，見有龍騰中郎兩軍將士環拜前面，約有二百餘人。虎問他有何乞請？大衆譁聲道：「聖體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值宿衛，監制兵馬，還有幾個隨後續陳，請改立燕王爲太子。」虎驚疑道：「燕王尚未到京麼？」左右詐言燕王酒病，不能入朝。虎又道：「可持筵迎入，當付翼綬。」左右雖然答應，却是陽奉陰違，並未往迎。虎無力支撐，竟至頭暈心搖，使左右掖還寢宮。張豺竟令雄矯詔殺斌，入報劉后。劉后大喜，擅命豺爲太保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。侍中徐統自語親屬道：「大亂將作，我若再生，恐反遭夷滅了，不如早死爲佳。」遂仰藥自殺。鄴宮內外，方無故自擾，那兇兇極惡的趙石虎，已不省人事，暈絕數次，結果是兩眼一翻，兩足一伸，嗚呼畢命了。小子有詩詠道：

如此兇人得善終，上蒼降鑒似非聰。
待看國亂家屠日，纔識天心本大公。

虎既斃命，應由太子世入嗣，究竟有無亂端？容至下回續表。

石遵既誅，又有石宣遣人殺弟，密謀弑父，其惡視遵爲尤甚，殺之宜也。但此爲石虎淫惡之報，虎不知返省，乃徒以毒刑加宣，令人慘不忍聞。況前誅遵妻子二十六人，至是又誅宣妻子二十九人，骨肉相關，全不體卹，有罪則固誅之，無罪亦併戮之，待子孫尙且如此，何怪他人之滅其子孫乎？賊後信張豺言，舍長立幼，幼子世爲劉女所生，劉曜一門，爲虎所殘，留女以禍石氏，亦一顯然之報應也。姚弋仲快人快語，讀之可浮一大白。虎嘗濫殺羣臣，獨於出言不遜之姚弋仲，能優容之，並加厚賜。姚氏有昌後之機，固非石虎所能殺，抑亦由虎之隱有疚心，聞姚言而不能無愧歎。石虎禍劉，張豺禍石，一虎一豺，兩兩相對，大造之巧爲播弄，尤足使人稱異云。

第五十二回 乘羯亂進攻反失利 弒趙主易位又遭囚

却說趙太子石世，年甫十一，由張豺等擁他即位，尊世母劉氏爲太后，劉氏臨朝稱制，進張豺爲丞相，豺面辭不受，情願讓與彭城王遵，義陽王鑒他恐二王不服，所以有此推薦。劉氏乃命遵爲左丞相，鑒爲右丞相。豺又與太尉張舉、謀殺司空李農，舉素與農善，遣人密告農出奔廣宗。豺使舉統領宿衛精兵，往圍李農，一面授張離爲鎮軍大將軍，監中外諸軍事，兼司隸校尉，作爲己副。鄴中羣盜四起，迭相劫掠，豺與雖不能禁遏，只好緊守宮門，得過且過。

彭城王遵，往詣關右，途次聞喪，乃屯次河內，可巧冠軍大將軍姚弋仲、車騎大將軍蒲洪、安西將軍劉寧、征虜將軍石閔等，平亂班師，即前同梁犢之亂。與遵相遇，當下同聲說遵道：「殿下年長且賢，先帝嘗欲立殿下爲嗣，至晚年昏耄，乃爲張豺所誤，今女主臨朝，奸臣用事，衆心未服，京內空虛，殿下若聲討張豺，鼓行東進，那有不倒戈開門，歡迎殿下哩？」遵欣然相從，即從河內舉兵，還指鄴郡。洛州刺史劉國等，並引兵往會，傳檄至鄴。張豺大懼，飛召張舉還軍，舉未及歸，遵已將到，急得豺形色倉皇，不能不調兵出禦。偏都中耆舊羯士，互相告語道：「天子兒來奔喪，我輩正當出迎，奈何反隨張豺拒守哩？」於是相率踰城，陸續迎遵。豺雖嚴令禁止，濫加將戮，終不能止。繼聞鎮軍大將軍張離，亦率龍騰軍二千，斬關出迎，越嚇得手足無措。適宮中有旨傳召，只好應命趨入。劉太后向豺泣語道：「先帝梓宮未殯，便遇外禍，今上幼沖，國事盡託將軍，將軍將如何弭亂？現欲加遵重官，未知能撤兵免禍否？」這叫做「一蟹食一蟹」，豺支吾半晌，說不出一句話兒，唯有唯唯聽命。

劉太后乃遣使諭遵，命爲丞相，領大司馬、大都督，統轄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並加黃鉞、九錫，增封十郡。遵不受。

命，謝絕來使，且進至安陽亭，鄴中恟懼。張豺一籌莫展，沒奈何硬着頭皮，引衆往迎。遵面加吐責，令左右將豺拘住，當即貫甲耀兵，自太武門馳入，直登太武前殿，擗踊盡哀，退至東閣，命兵士牽出張豺至平樂市中梟首，並夷三族。且假傳太后令云：「嗣子幼沖，爲先帝私恩所授，但皇業至重，非幼子所能承受，今當令彭城王遵入嗣大位，勉紹洪基。」云云。遵僞讓至三朝，臣依次勸進，乃御殿稱尊，照例大赦。廢石世爲譙王，食邑萬戶，降劉太后爲太妃。未幾將劉氏母子一併酖死。可憐十一歲的小皇帝，在位只三十三日，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，就是如花似玉的劉太后，享受了數載尊榮，也落得香消玉殞，一命嗚呼。富貴原似春夢遵遂立生母鄭氏爲太后，妻張氏爲皇后，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，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，沛王冲爲太保，樂平王苞爲大司馬，汝陰王琨爲大將軍，武興公閔都督中外諸軍務，兼輔國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，下詔罷廣宗，召還張舉。李農亦入都謝罪，仍復原官。

遵嗣位僅及七日，鄴中暴風拔樹，雷雨大作，下雹如孟水，火俱下，燬去太武輝華殿及宮中府庫，所有閭閻諸門觀閣亦盡成灰燼。乘輿服飾大半被焚，火焰燭天，兼旬乃滅。已而天復雨血，徧及鄴城。時沛王石冲鎮薊，聞遵殺門觀閣亦盡成灰燼，乘輿服飾大半被焚，火焰燭天，兼旬乃滅。已而天復雨血，徧及鄴城。時沛王石冲鎮薊，聞遵殺世自立，召語僚佐道：「世受先帝遺命，嗣立爲君，遵敢擅加廢弑，罪大惡極，孤當親自往討，可飭內外戒嚴，勉日啓行。」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居守幽州，率衆五萬，由薊南下，一面傳檄燕趙，所至雲集。及抵常山，有衆十餘萬，進次苑鄉，遇有中使自鄴都到來，傳示敕書。冲忽變初志，顧語左右道：「遵亦我弟，既得定位，我何必再加殘害？況死不可追，生宜相顧得休便休，不如歸去罷了。」道言甫畢，部將陳遼閃出道：「彭城篡弑自尊，實負大罪，王欲北旆，臣願南轅，俟平定京師，擒住罪首，然後奉迎大駕入清皇宮。」說着，即率部下兵自去。這是石冲的臨命鬼。冲見遼前進，倒也不敢中止，只好麾兵隨行。途中復接遵使王擢，發到遵書，勸令罷兵。冲搖首不答，擢乃歸報。遵假石閔黃鉞，金鉞，令與司空李農等統率精兵十萬，出拒石冲。兩軍共至平棘，使即交鋒，也是冲命數該絕，不幸撞着逆風，被石閔等順風痛擊，殺得七顛八倒，大敗奔逃。冲策馬還走，至元氏縣，馬蹄忽蹶，致爲閔軍追及，生擒住。餘衆一半潰散。

一半乞降。因向遵報捷。遵下詔賜沖自盡。沖當然畢命。閔恐降兵變亂，掘坑誘入，全數活埋，共死三萬餘名，如此暴虐，怎得善終？乃班師還鄴。

遵因石沖已平，不復加慮，獨閔入內白遵道：「蒲洪是現今人傑，今領雍州刺史，鎮守關中，恐將來秦雍二州，非國家所得復有，還請早圖爲是。」遵信閔言，遂撤去蒲洪官職。洪因此挾嫌，自領部曲，徑歸枋頭，且遣使降晉。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已探得趙胤消息，出屯安陸，經營北方。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，城歸晉，晉命西中郎將陳遼往壽春，還有征北大將軍褚裒，也想借此揚威，上表晉廷，請即伐趙，當日戒嚴，直指泗口。朝議謂：「裒任重責大，不應深入，但宜先遣偏師，爲漸進計。」這議案傳到京口，裒不以爲然，中表固請略謂：「前遣先鋒督護王頤之等，徑詣彭城，偏示威信，繼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，守賊不戰自潰，已由嶷安據城池，今宜速發大兵，助成聲勢。」晉廷乃加裒爲征討大都督，使率衆三萬人向彭城進發。河朔士民聞裒出兵，日來降附。朝野人士，各懷奢望，都說是規復中原，就在此舉。惟光祿大夫領司徒蔡謨，引以爲憂，嘗語親友道：「此舉未足滅胡，就使胡人得滅，反爲國家貽患，故我謂不如勿行。」親友聽了，不免疑問。謨復說道：「古來順天乘時，弘濟蒼生，撥亂世，大一統，類皆由大聖英雄，方能出此。此外只有度德量力，不可妄動。我看今日時局，欲要平胡，非常材所能辦到，必且經營分表，勞民求逞，至才略疏短，終難如願。那時財已盡了，智勇兩困，尚能不憂及朝廷麼？」果然事機不順，竟如所料。

褚裒發兵北進，適有魯郡民五百餘家，起兵來附。裒遣部將王龕、李遇，率兵三千往迎魯民，行至代陂，正值趙都督李農帶兵二萬南下防，龕等無路可避，不得不不上前交戰。究竟寡不敵衆，一場鏖戰，全軍覆沒。李農進逼壽春，晉將陳遼恐爲所乘，遂焚壽春積聚，毀城遁還。褚裒也不禁膽怯，退屯廣陵，表請自貶。何前勇而後怯？有詔不許，但命他還鎮京口，免去征討都督職銜。會河北大亂，遺民二十餘萬渡河，欲來歸附，偏值褚裒退還，無人撫納，大衆流離蕩析，死亡殆盡。裒還至京口，沿途只聞哭聲，顧問左右，究爲何因，左右答道：「代陂覆師，家屬猶存，怎得不哭？」

哀未免慙憤。還鎮未幾，卽至病終。計開晉廷，詔贈侍中太傅，予諡文穆，另遷吳國內史荀爽，持節監徐兖二州，及揚州屬郡。晉陵諸軍事，領徐州刺史。美年方二十有八，東渡以後，諸方伯，羨爲最少，這真叫做人無大小，達者爲先哩。

且說趙樂平王石苞，得着石冲敗死的消息，也動了兔死狐悲的觀感，擬就長安鎮所起兵，進攻鄴都。左長史石光，及司馬曹曜等，固諫不從，反被殺死，因此將吏離心。雍州豪酋，料知苞難成事，統馳使告晉、晉、梁州刺史司馬勳，率衆往會。又有仇池公楊初，也遙應晉兵，襲趙西城。仇池自楊茂搜死後，傳子難敵，難敵本降附劉曜，受封武都王，旣而病死，子毅嗣立，因劉曜已亡，遣使朝晉，願爲藩屬。偏族兄初陰圖篡奪，襲殺楊毅，據有世祚，稱臣石趙。嗣聞石氏內亂，復向晉通好。晉廷但務羈縻，管甚麼篡位不篡位，卽册初爲征南將軍，雍州刺史。仇池公初，乃與晉兵約爲犄角，共攻趙境。補敘前文所未及，且說明聯晉情由。司馬勳領兵出略谷，破長城趙戍，進次懸鉤，距長安約二百餘里，遂遣治中劉煥，進逼長安，陣斬趙京兆太守劉秀，離得拔賀城三輔豪傑。舊稱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。多殺守令，應勳，共得三十餘營，數約五萬人。

趙樂平王石苞，只好把攻鄴計謀，暫且擱起，專務防晉。當下派遣部將麻秋姚回，引兵拒勳。趙主石遵，已聞苞有異圖，遂借擊勳爲名，使車騎將軍王朗，帶着鐵騎二萬，西趨長安，暗中却囑使伺苞，俟擊退晉兵，迫苞赴鄴。晉司馬勳聞趙兵大至，却也自慮兵少，不敢輕進。那趙將石遇，復奉趙主遵命令，攻陷宛城，擒去晉南陽太守郭啓，勳亟移師往援，殺敗石遇，克復宛城，斬趙新署南陽太守袁景，引還梁州。

是時燕主慕容皝，已經病歿，由世子儁嗣位。平狄將軍慕容霸，也欲乘石氏亂釁，興兵攻趙，因上書白儁道：「石虎窮兇極惡，爲天所棄，餘燼僅存，自相魚肉。今中原塗炭，羣望仁施，若我軍一出，勢必投戈，此機不宜坐失哩。」北平太守孫興，亦表言：「石氏大亂，宜乘時進取中原。」儁獨以爲新遭大喪，謝絕勿許。霸又馳詣龍城，當面語儁道：「時機難得易失，倘石氏衰後復興，或有英雄憑藉遺業，奮然躍起，不但我失此大利，且恐更爲後患。」儁躊躇

道：「鄴中雖亂，尚有虜將鄧恆，據住樂安，兵精糧足，我若伐趙，樂安當我東路，恐難進取，勢不能不繞道盧龍，盧龍山徑險窄，若被虜乘高據要，夾擊我軍，豈不是首尾受困，何從制勝？」霸又道：「鄧恆雖爲石氏拒守，部下將士已不免聞亂思家，各懷歸志，若大軍一至，當然瓦解，臣願爲殿下前驅，東出徒河，西越令支，出彼不意，兩路竄進，彼必惶駭，上不過閉城自守，下不免棄城潰去，還有何心禦我呢？」殿下儘可安步前行，毋勞多慮。」爲後來滅魏伏線。
 獨向狐疑未決，轉問五材將軍封奕，奕答道：「敵強用智，敵弱用勢，這是用兵要訣，所以大吞小如狼食豚，治易亂如日沃雪，大王自上世以來，積德累仁，兵強士練，石虎窮極兇暴，死未瞑目，子孫爭國，上下乘亂，民苦倒懸，日望救拔，大王若揚兵南下，先取薊城，繼指鄴，宣耀威德，懷撫遺民，那有不扶老攜幼，恭迎大王？兇黨將望旗膽落，逃死不暇，豈尙能爲我害麼？」從事中郎黃泓與折衝將軍慕容恪，亦先後進言，勸乃勉從衆議，卽命慕容恪爲輔國將軍，慕容評爲輔弼將軍，左長史陽鷺爲輔義將軍，叫做三輔，分統軍事。再令慕容霸爲前鋒都督，建鋒將軍，調集大兵二十餘萬，講武戒嚴，定期攻趙。

趙尙未接燕軍警信，已是內亂相尋，幾鬧得不可收拾。原來趙主遼入鄴以前，曾許石閔爲太子，囑使努力，及入都篡位，自背前言，竟立燕王子衍爲太子，遂致閔隱生怨望。閔素驍勇，屢立戰功，爲宿將所畏服，又復都督各軍，得總內外兵權，聲威益盛，平時撫循殿中將士，各奏署員外將軍，爵關內侯，并各賜給宮女，隱樹私恩。遼未悉閔意，但將閔所奏署的將士，註明善惡，使知勸戒，衆將士未免介意，怨遼日甚。閔日深中書令孟準，左衛將軍王鸞，私下勸遼裁抑閔權，遼因此疎閔，閔益恨遼不置。可巧樂平王苞，自長安至鄴，不暇除苞，但欲除閔，當下召苞入宮，并及義陽王鑒，汝陰王琨，淮南王昭等，一併入議。鄭太后亦出御內殿，由遼先曉示道：「閔目無君上，逆迹已萌，今欲設法加誅，是否可行？」鑒等皆附聲道：「閔既謀逆，應該就誅。」附和同辭，實是一班好亂人物。
 獨鄭太后搖首道：「河內旋師，若無棘奴，那有今日？就使棘奴稍稍驕縱，也當格外寬容，怎得驟然處死哩？」看官聽說，這棘奴就是石

閱小字，前回中敍及棘子，乃是佛圖澄的隱語，庸耳俗目，怎能預解？此番禍已臨頭，小子也應該說明了。迴應前回。

遵聞母言，默然不應。鑒與苞等隨即退出，遵送母入室，自往後庭尋樂，與妃妾等奕碁爲歡。纔畢數局，忽聽得一片噪聲，由外傳入，不由的驚懼交併，便出現華殿探視，正值將軍周成、蘇彥，帶着許多甲士，持刀執械蜂擁進來，看他形色猙獰，定非吉兆，一時無從趨避，只好勉強喝問道：「汝等來做甚麼？敢是造反不成？」大衆譁聲道：「來誅篡弑的逆賊！」遵又顫聲道：「反？反？究是何人造反？」成厲聲答道：「義陽王鑒應該繼立。」遵復道：「似我尚有今日，汝等立鑒，能能有幾時？」說到「一時」字，已被成揮衆上前，亂刀砍死。成等遂闖入內庭，索性將鄭太后、張皇后、太子衍等，隨手斫去，殺得精光。復捕戮孟準、王鸞，及上光祿大夫張表。遵僭位僅一百八十三日，至此一門畢命。比石世多百餘日，地下亦好自夸。

看官欲問起亂原因，乃是石鑒出宮，密遣宦官楊環，報知石閔。閔即刼住司空李農，與右衛將軍王基，同謀廢立。當下遣蘇周二將，入行大事，迅雷不及掩耳，竟得僥倖成功。於是擁鑒即位，改元青龍，進武興公閔爲大將軍，封武德王，李農爲大司馬，錄尚書事，張舉爲太尉，郎闔爲司空，劉羣爲尚書左僕射，盧諶爲中書監。鑒恃閔得立，心中却很是忌閔，夜召樂平王苞，中書令李松，殿中將軍張才，使攻石閔。李農三人應命行事，總道是閔等無備，唾手可成。那知閔却預防一著，自與農入宿琨華殿，分派殿中將士守衛。將士多係閔腹心，都抖擻精神，日不交睫，通宵守着石苞等，冒昧闖入，立被衛士殺退。霎時間禁中大擾。鑒知事無成，反誣罪石苞及李松。張才待他還報，竟喝令左右，斫斃三人。然後把三人首級，出示石閔。李農詐言罪人已得，不必驚惶。閔亦料鑒預謀，但既有詞可藉，不如將錯便錯，俟後再圖。乃下令將士各歸部伍，毋得再譁，總算安靜了事。只平地冤殺三人。新興王石祗，也是石鑒兄弟，久鎮襄國，因聞閔、農爲亂，遂與姚弋仲、蒲洪、通和，合兵連謀，起攻閔。農、閔請諸石鑒、道汝陰王琨爲大都督，與太尉張舉、侍中呼延盛等，率步騎七萬人，往擊石祗。中領軍石成，侍中石啓，前河東太守石暉，謀誅閔、農，反爲閔、農所殺。龍驤

將軍孫伏都劉銖，號召羯士三千人，擬挾鑒討閔，鑒適在御龍觀中，登臺見伏都等，魚貫而入，驚問何因？伏都答道：「石閔、李農謀反，已至東掖門，臣欲嚴兵往討，謹來啓問。」鑒撫慰道：「卿是功臣，好爲官家出力，朕在臺上觀卿事，平以後，不吝重賞。」伏都等應聲趨出，徑攻閔，農連戰不利，退屯鳳陽門。閔、農却率衆數千，向金明門突入，來尋石鑒。鑒見閔、農等進來，料知伏都等戰敗，忙從臺上傳令道：「孫伏都謀反，卿等何不速討來此做甚？」又用老法兒來做擠牌閔、農等得了此令，便曉諭衛士同擊伏都。伏都雖有勇力，畢竟衆寡不敵，眼見是敗績喪身。劉銖亦同時畢命。部下三千羯人多被殺斃。自鳳陽門至琨華殿，積屍疊疊，流血盈途。閔傳令內外兵民，毋得執械，違令立斬。羯人或奪門竄去，或踰城出走，先後不可勝計。閔遂使尚書王簡、少府王鬱領衆數千，監守御龍觀，不准鑒自由進出。就是鑒一飲一食，亦只由觀門懸入，勿許他入進餐，好好一個趙主鑒，反變做甕中鼈，釜中魚了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腹中有劍笑中刀，入穿如何不獲逃？我欲害人人害我，纔和作僞總徒勞。

閔既幽鑒，又想出一條計策，殲盡羯人，欲知他如何行計，且看下回表明。

石遵廢世，石鑒又殺遵，石閔又幽鑒，數月之間，迭遭篡逆，石氏之亂，可云甚矣。夫如石虎之窮兇極惡，應該有此巨譴，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，固然無足怪也。惟石氏內亂如此，正子晉以可乘之際，桓溫之出屯安陸，猶不過徒示威威，褚裒則一再上表，分兵北進，宜其規復中原，掃清宿恥，乃王龜等一敗而即懼，便退屯廣陵，自請貶職，嗒然若喪，是比諸庾亮、庾翼且遜一籌矣。要之東晉諸臣，專尙空談，虛懦之氣盛，實行之略疏，左氏傳所云「張脈憤興，外強中乾」者，正此類也。而蔡謨之意料遠已。

第五十三回

養子覆宗冉閔復姓

屏主授首石氏垂亡

却說石閔幽主擅權，復下令城中略言：「孫劉構逆，已得伏辜，支黨並誅，不及良善。此後與官同心，儘可留住，

否則任令他去，不復相禁。」遂大開城門，縱使出入。於是羯人相率出城，填門塞道，獨趙人陸續趨入，遠近爭集。閔知羯人不爲己用，因頒令內外趙人，斬一羯首送鳳陽門，文官進位三級，武官立拜牙門。看官試想人生無不欲富貴，得了這種機會，那有不歡躍奉命的道理？纔閱一日，攜首來獻，多至數萬。閔且親率趙人，再行搜誅羯種，羯人共斃二十餘萬，棄屍城外，餒餓豺狼狐犬，就是一班外戍羯士，也由閔分投書札，令身爲將帥的趙人，誅戮殆盡。太宰趙庶，太尉張舉，中軍將軍張春，光祿大夫石岳，撫軍將軍石寧，武衛將軍張季，及諸公侯卿校龍騰軍等萬餘人，至此都恐連累，出奔襄國。汝陰王琨，亦奔冀州，撫軍張沈據滏口，張賀虔據石潁，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，軍南將軍楊羣據桑壁，劉國據陽城，段龕據陳留，姚弋仲據潁頭，蒲洪據枋頭，衆各數萬，皆不附閔。王朗、麻秋也，自長安奔洛陽。閔遣人召秋，令圖王朗、秋襲殺朗，部羯人千餘名，朗倖跳免，轉奔襄國。秋忽生悔意，亦走依蒲洪。

汝陰王琨及張舉、王朗，糾衆七萬，向鄴討閔。閔自率騎兵出拒，列陣城北，遙見敵軍如牆而來，使躍馬出陣，手持兩矛，直奔敵軍。敵軍前隊遠來疲乏，不防閔輕騎殺到，一時不及招架，便致倒退。琨等尚在後面，見前軍紛紛退後，還道閔軍甚盛，抵敵不住，自己顧命要緊，也卽拍馬返奔。爲這一走，遂致全軍奔潰，彷彿天崩地塌一般。閔得任情追殺，斬首至三千級，待至琨等逃遠，方收兵還鄴。琨等仍奔還冀州去了。並非石、閔善戰，實是琨等無用。閔既大獲勝仗，復與李農率三萬騎兵，往攻石潁。石鑒被銅御龍觀中，因閔農外出，監守少懈，乃得寫就一書，密令近侍齎送潁口，囑令撫軍張沉等，乘虛襲鄴。那知近侍不去報沉，反將鑒書持達閔農。石苞、李松、孫伏都等，都爲石鑒所賣，怪不得近侍使刁。閔農當卽馳還，突人御龍觀責鑒反，攆去趙主的名目，又復贈他一刀，結果性命。鑒在位只一百另三日。閔索性大誅石氏，捕得石虎孫二十八人，駢戮無遺。惟尚有虎子數人，如石琨、石祗等，統居外境，尚未遭難。鄴中已無石氏遺種，閔卽欲僭號稱尊，司徒申鍾、司空郎闔，密承閔旨，聯絡朝臣四十八人，同聲勸進。閔佯爲退遜，讓與李農，農不敢受，誓死固辭。辭與不辭相等，始終難逃一死。閔乃語衆道：「我等本是晉人，今晉室猶存，願與諸

君分割州郡，各稱牧守公侯，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，諸君以爲何如？

誠能如是，倒也完名全節，可惜言不由衷。

尚書胡

睦進言道：「陛下聖德應天，宜登大位，晉氏衰微，遠竄江表，豈尙能總馭英雄，混一四海麼？」

看汝能長爲閔氏否？

閔

欣然道：「胡尚書可謂識機知命，我當勉從。」遂至南郊卽位，公然稱帝，易趙號魏，復姓冉氏。紀元永興，追尊祖隆爲元皇帝，父曜爲高皇帝，奉母王氏爲皇太后，妻董氏爲皇后，子智爲皇太子，餘子亦皆封王。命李農爲太宰，領太尉，錄尚書事，加封齊王，農諸子皆爲縣公。文武各准位三等，封爵有差，並遣使持節，尉諭各處軍戍，一律免罪。

諸軍屯皆不受命，趙新興王石祗，聞鑒被弑，也在襄國稱帝，改元永寧，用汝陰王琨爲相國，並授姚弋仲爲右

丞相，待以殊禮。弋仲子襄爲驃騎大將軍，時弋仲據蒲頭，各思稱雄關右，互生疑忌。秦雍流民相率歸

洪，洪有衆至十餘萬。弋仲恐洪過盛難制，遣子襄引兵擊洪，爲洪所破，洪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，兼三秦王。

即前秦之叔始。

且因識文有草付應王一語，乃改姓苻氏。洪第三子健，少嫻弓馬，勇武有力，嘗爲石氏父子所親愛，洪

因立爲世子。趙將麻秋，旣往依洪，洪命秋爲軍師將軍。秋勸洪先收關中，然後東爭天下，洪深服秋言。那知人心不

測，暗殺難防，洪引秋爲知己，秋偏視洪若讎家，一無心，一有心，兩人終夕晤談，繼以宴飲，秋竟置毒入酒，勸洪痛飲，

數盃及秋辭宴退出，洪腹中忽然絞痛，不可忍耐，自知遭秋暗算，急召世子健入語道：「我擁衆十萬，據住險要，冉

閔慕容儼等，本可指日蕩平，就是姚襄父子，亦在我掌握，所以遲遲入關，實欲先清中原，再行西略，不意爲賢子所

欺，致我中毒。我死後，看汝兄弟未能肖我，休得再想中原，不如鼓行西進，得踞關中，也好獨霸一方呢。」

一麻秋尙不能防，還說能平定中原，也是癡想。

言訖竟死。健秘不舉哀，卽率親兵往捕麻秋。秋正安排兵甲，將乘喪爲亂，不防苻健已先

到來，急切不能抵禦，立被健壓衆擊下一刀兩段，報了父讎，然後爲父發喪，承襲遺業。且遣使向晉報計，自削王號，

見前回

用晉封爵。原來洪先降晉，曾受封征北大將軍，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冀州刺史，廣川郡公。此時健卽自稱征北

將軍，向晉請命。趙石祗甫經稱帝，也欲節絡苻健，命爲鎮南大將軍，健佯爲受命，在枋頭修繕宮室，督兵種麥，示不

將軍，向晉請命。趙石祗甫經稱帝，也欲節絡苻健，命爲鎮南大將軍，健佯爲受命，在枋頭修繕宮室，督兵種麥，示不

將軍，向晉請命。趙石祗甫經稱帝，也欲節絡苻健，命爲鎮南大將軍，健佯爲受命，在枋頭修繕宮室，督兵種麥，示不

將軍，向晉請命。趙石祗甫經稱帝，也欲節絡苻健，命爲鎮南大將軍，健佯爲受命，在枋頭修繕宮室，督兵種麥，示不